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季氏第十六

馮厚齋曰上篇皆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皆季氏以識大夫之失下篇皆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為篇次之意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

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孫夏峰曰季氏將伐顓臾是征伐自大夫出矣顓臾乃周天子所建之國季氏伐之祇是欲心太侈患寡

患貧之念爲之也本不貧因患見爲貧本不寡因患見爲寡悪辟悪先王凡可以將貧寡之患矣胑顧也不知國家之禍莫大於傾然不生於貧寡而生於不安其原起於不均均則嫌疑不生而和和則國家可世守而安矣均安中著一和字此聖人經濟也

王船山曰聞有國有家者以下意分兩支但聖人說成一片盲學者讀此正當於合處得分而後可以知聖筆化工之妙冉云君子疾夫舍曰欲之則夫子之所責於季氏者唯其欲也若冉有之言憂也則折之曰而必爲之辭知其憂不在此而彼亦初不爲子孫慮也云不患寡不患貧脩文德以來遠人蓋以理言而責其以患貧寡故妄欲人之土地也云患不均患

不安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則以事言而見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云後世必爲子孫憂者非其本心而爲之辭也云均無貧和無寡則以引伸其不當欲之故云安無傾則以質言顓臾之不足爲季孫憂也均則無貧矣安則無傾矣然君子之所以患不均者非以欲無貧故患不安者非以欲無傾故君子之所不患者直以不當患而不患不當患而不患者心之無欲也無欲而後可以行王道則文德自此而脩矣若夫其無貧無寡無傾則唯患不均患不安自能以遠慮而絕近憂不此之患則分崩離析而憂在蕭牆之內矣明於其所當憂者則以顓臾爲憂之彊辭可折明於其所不當患者則不容患得患失而肆其私

欲固矣乃以其安分無求而不動於惡者在是其以制治保邦而免於傾危者亦即在是故可即以折其彊辭者抑其私欲故聖人互言之不待歧說而事理交盡若不患貧寡之實則以脩文德爲歸患不均患不安之道則以扶邦之分崩整邦之離析爲效意各有屬讀者固不容紊也乃夫子於此則以不患貧寡而脩文德以來遠人爲主而以均無離析安無分崩爲賓蓋因伐顓臾以啟論端則即事以遏其欲而顓臾之不可伐著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

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劉東溪曰天下有道在上者總其政而其咨訪亦及乎芻蕘之賤當是之時民有公言而無私議天下無道大夫竊執國柄雖士君子之言亦壅於上聞於是庶人始私相非議於下又其甚至於道路以目而天下之情窮矣

顧涇陽曰所謂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自陪臣出凡以責其下也探本尋源畢竟自上之無道始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凡以諷其上也責其下故其辭直而顯諷其上故其辭婉而微聖人之情見矣

汪雙池曰此言理勢之必然以警當時之僭竊亦即

上章不均不和而傾覆之意末二節再提有道益不勝神遊盛世之思而深爲斯世歎也

孫夏峰曰此章備春秋之始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而總之諸侯僭上大夫爲之佐陪臣竊國大夫爲之尤春秋之作所以自附於庶人之議議豈其本心哉不得已也

馮山公景曰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蒙引仍以禮樂征伐之事爲國命者非也家臣雖專政甚行禮樂征伐之事者也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

猶彊奴抗辱主第相鬬於門之內而已矣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何也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大夫而僭諸侯久矣若陪臣雖擁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季不得與於會昭定哀之閒可徵也南蒯也侯犯也公山不狃也陽虎也皆季氏家臣執國命者也然春秋於其叛也襲魯也皆不書何也略家臣也家臣賤名氏不見聖人謹微蓋絕之於其端焉自不可以告廟不可以赴於諸侯故嚴其防而不書而後陪臣懼了洩及身而出奔南蒯者南遺之子也二世而出奔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三世而不失者希矣聖人之言春秋悉備焉義精而辭信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朱子論語或問孔子所言常理也猶書之言惠迪吉從逆凶易之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敢得而齊之但儒者之所守則亦知有常理而已矣其成敗得失有非所計者是以雖世故反覆百千萬變而在我者未嘗失其守也況田常三晉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而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攷之則如王莽司馬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及其子孫遠不過四五傳而極矣唯晉祚爲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嬴統也以此論之則所謂

常理者又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歟

孫夏峰曰承壽章自大夫出而言三桓專公室之祿竊魯國之政其意正爲後世子孫計久遠豈知其陵上者亟以令下微卽兆於彊之日矣

馮山公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注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朱子集注乃以武悼平桓爲四世案悼子非卿也非卿則未執政故其卒也不書於經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觀孔子世家信然左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文武平又曰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宣成襄昭夫君必失政而後臣得專政朱子於祿之去公室五世斷自宣公而四世則自武子武子立襄五年上溯宣八年凡三十有四年此三十四年

中政安歸乎故知專政自文子始沒甚可疑者史墨
之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
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
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
四公矣豈非政逮四世之塙證哉是則四世爲文武
平桓而悼子不與焉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朱子論語或問曰此章之旨其盡於集注之說而已
乎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三者
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敬畏之益
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

吳可堂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友道損益豈止於三夫子蓋略言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亦然

黃薇香曰友直則聞其過而取法其直亦消阿曲之私友諒則進於誠復免欺詐之施友多聞則自形簡陋而不敢恃其智得備訪問而不至留其疑故進於明也便辟之辟馬氏讀爲避鄭君讀爲譬謂巧爲譬諭班固漢書佞幸傳贊又讀爲便嬖式三謂便辟者習慣其盤旋退避之容一於卑遜是足恭也善柔馬注云面柔是令色也便佞說文作諞佞鄭君讀辯辯諞義同是巧言也

用誥謹案精義載張橫渠及范氏尹氏說皆

謂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集注習於
威儀工於媚說習於口語葢承用其意黃氏
引古注證之其義益明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
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朱子論語或問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
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
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
夫道人善而說慕勉彊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
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
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爲益豈不大哉

蔡覺軒曰三友者損益之資於外也三樂者損益之

發於中也然三友之損益與三樂之損益又未嘗不相關

蔡覺菴曰樂節禮樂則有進反而無銷放而不失其中和矣樂道人之善則有企慕而無媢嫉而惟見其宏裕矣樂多賢友則善言善行日接於前而有以輔成吾之德矣此其所以為益也樂驕樂則其志傲矣樂佚遊則其志荒矣樂宴樂則其志惰矣此其所以為損也

孫夏峰曰從來會受盲人祇是於損者之樂占盡勝場以為奇福豈知樂有損益益者之樂在彼不在此節禮樂全在日用閒應事接物上討求心安理順此便是孔顏樂處

陸稼書曰大抵好樂者人情所必有而所趨不同惡於日益之途則日益矣趨於日損之途則日損矣益初不覺其益久之而益見焉損初不覺其損久之而損見焉故不可不謹謹之於念慮之初則有以遏其源謹之於臨事之際則有以挽其流謹之於損益交至之候則有以淸其介謹之於有益甚損之時則有以堅其志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謹即省察克治之謂也夫子開口說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有益者又有損者益者三損者亦三僾有出此入彼懔然可畏之意

黄薇香曰樂節禮樂謂心之失中和者節以禮之中樂之和也漢書貢禹傳引此云放古以自節是也樂

驕樂樂驕肆之樂也樂宴樂漢書成帝紀引作樂燕

樂言燕私之樂也

用詰謹案精義范氏云禮所以修外主於敬

樂所以修內主於和外貌莊敬則作事可法

中心和樂則鄙詐不生動必以禮樂爲節此

益者之樂也朱子或問以爲此說未免太重

而謂此但爲講明禮樂之制而裁節之使其

是非不亂於本句文義爲得矣下又云講明

不置則存之敬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敬

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

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是推言爲益之實

亦卽范氏以禮樂爲節之義黃勉齋云節禮

樂者欲其循規蹈矩而不敢放縱也則亦以

禮樂自節爲說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朱子論語或問此章所戒以其察理不精而或蔽於氣質之偏以失言語之節目非有不忠餂人之意也

孫夏峰曰言不可不慎也況侍長者之側乎三愆莫非小失由平時不能治心故臨幾不能觀色

王船山曰若但戒人言以詩發則與人恭而有禮初不擇人也故曰言滿天下無口過今云侍於君子有三愆則是因侍君子而始有之也不侍君子非可無愆也有愆而不自知其有也以位言之則朝廷者禮

汝之宗也以德言之則君子言動以禮而非禮者以相形而易見也若與艸野鄙陋人一例爲伍則有終日皆愆而自以爲甚愆者矣人不可以有愆而當其有愆則尤不可不自知其有不知則終不能知愧而思改故君子者夫人之衡鑒也不可不求親近之以就正者也

陸稼書曰三愆有因放肆而然者亦有因踼侶而然者皆不能審之於素所以如此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黄勉齋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

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

陳定宇曰三戒皆隨時而就衆人所易犯者言也朱子欲以理勝氣則不爲血氣所使范氏欲以志帥氣則不爲血氣所動意不相遠心亦定向於理而已

許白雲曰醫書以血爲陰而行乎脈之中爲榮謂榮養乎身也氣爲陽而行乎脈之外爲衛謂衛輔乎血也二者周流上下於一身無有暫息惟心則主乎血而志爲氣之帥故知養其心則能制血氣而不至於亂聖人三者之戒亦惟操其心而已

張楊園曰齊宣王自以有好色好貨好勇之疾不可以行王道其實凡人之疾亦莫不然葢欲之易流三

者為甚欲熾則理微故懲忿窒慾所以為進德之要

君子戒之在色戒之在鬬戒之在得則氣可以配乎

道義

尹元孚曰高景逸云孔子不言養氣然三戒即養氣之訣戒色則養其元氣戒鬬則養其和氣戒得則養其正氣孟子言持志戒即持志也此亦范氏志氣之說而言理益精學者所當銘諸心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朱子語類燾錄畏天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如何方得

又賀孫錄問此三句要緊在畏天命曰然畏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又須是知天命天命卽是天理不先知此理何由知其可畏此小人所以無忌憚曰要緊全在知知得便自不容不畏

戴岷隱溪曰畏者進德之機也人惟無所畏也而後動於惡故小人爲不善者必先慢天忽人不有聖賢之語然後得以自便其私

陳定宇曰以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欲知天命者可不格物以致其知欲畏天命者可不誠意以正其心哉

朱克升曰命以理言自其命之於人者而言也顧之則無閒斷是人之事也畏之則無怠慢君子之事也

蔡虛齋曰畏者不敢失墜之意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畏天實事

王船山曰知命有知命之功畏命有畏命之事新安以格致誠正分配之精矣既知天命以後尚須有事於畏孟子說知性知天又說事天立命事天立命喫緊功夫正在畏

用誥謹案語類賀孫錄貴重於知此歸重於畏二義兼之乃盡

沈闇齋曰君子畏天命則私意自無所容矣

又曰天命之謂性不可須臾離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祇是畏天命

焦廣期曰君子畏大人如中庸所稱王天下者德位

兼隆固所當畏然必待此然後畏之則君子終身但有畏天命聖言而畏大人空有其心竟無其事矣以孔子言之如魯之定哀豈非庸君弱主然事之盡禮告之盡誠是亦畏大人之事也推之出事公卿禮有等差敬畏之心未嘗忘也

又曰見得聖言句句爲我而設實實體之身心皆吾所當淬當戒懍然如聖人之耳提而命如何不畏若將聖言看作閑言語如塵飯塗羹是侮也

李厚菴曰朱子說敬字之義惟畏字最相近以夫子此章觀之便是學者持敬功夫有著落處終日之間常知天有正命帝有明威懍然常在心目而不敢肆而又致恭德位之人尊尙聖賢之書如是而有不敬

焉者寡矣明道程子喜誦易語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此三者君子所以齊戒而神明其德者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饒雙峰曰生知學知困知屬天質學不學屬人事葢以氣質言之祇有三等若民斯爲下則全是人事不盡葢困者竆而不通之意四面窒塞不行憤悱奮發轉來爲學如此尙可勉進於中上若又困而不學則入下等去更無可出時矣此聖人勉人務學處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朱子語類燾錄問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曰專一者非

褋然而思也或曰是主一之義否曰然

朱子論語或問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敬義爲主戒懼謹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爲能隨其所當思而思之矣

王船山曰思明思聰是君子警昏策惰以盡耳目之才乃復性語也存理語也而非遏欲語也遏欲之功在辨存理之功在思遠惡色歫姦言辨之事也非思也人之從事於學有先遏欲以存理者則不爲惡色姦言所蔽乃可進而思明與聰其先存理以遏欲者則唯思明而明思聰而聰而後惡色姦言不得而欺蔽之內以盡其形色之性則視聽必復其聰明外以察夫事物之幾則於聲色不得苟用其視聽故大而

汯象之在天地道教之在古今小而一物之當𦙍一
聲之入耳有弗視視則必思其惡不見有弗聽聽則
必思其惡不問若惡色姦聲不使交吾耳目者則所
謂非禮勿視聽而非旣視聽之而又加以思也故思
明思聰不在去蔽而但在主一去蔽者遏欲者也辨
之明也主一者存理者也思之愼也集注云視惡所
蔽則明惡不見聽惡所壅則聰惡不問汎言所蔽所
壅則於義自可以人之昏惰苟簡麤疏籠罩而未得
謂得者皆足以壅蔽固有之聰明故爲授以除蔽去
壅之道曰思而語錄加以惡色姦言之目則或因有
溺於聲色者而與言此是專以藥一人之病而戾於
聖言之大義矣

張楊園曰接物耳目最先亦最速故視聽之際尤須用操存省察之力

胡敬齋曰義以制事者義有剛毅果斷之意以之制事則不牽於私意孔子曰見得思義義利不兩立見利須思用義以裁制之不然則必牽於私背於理矣

朱子曰義如利刀相似遇事便劈

刁蒙吉曰天下何思爲妄思者言也以思無益爲徑思者言也君子有九思其思曰叡叡作聖之思乎

楊賓實曰九思皆視聽卷清明之體謹於物交使外誘不入主敬以察義也次色貌溫恭朝夕敬以持己也次言事忠敬不渝接物有常也次辨疑懲忿窒慾精義集義之事九者合而言之存誠謹幾之道全矣

何義門曰九思是內外合一之事須體味南軒九者當養之於未發之先持之於方發之際二語毎句兼敬義夾持功夫則程子所云各專其一朱子語錄中所謂一是主一之義方有歸宿

汪雙池曰視聽色貌言卽洪範之五事一身之閒不外此五者事疑忿得又學問持守之功與毎五思相爲經緯九思外已無餘事不必如陳氏思不止九之說　此但云思目而擧上蔡言思誠何也有物有則實理也思之所以盡其實理而形無不踐乃所謂思誠也

尹元孚曰程子謂九思各專其一卽主一之義主一者敬也敬爲九思之一各專其一則九思皆主乎敬

無時而不自省察慎獨也慎獨即所以存心也忠而
後得以人道合天道故曰忠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
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
見其人也

朱子語類驥錄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
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
當為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已行所當為以達其
所求之志

輔漢卿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
好不患其不為之矣見不善如探湯則表裏皆惡而
無一念之不惡不患其或為之矣此唯知至意誠者

能之故顔曾閔冉之徒足以當之

李厚菴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以字與則字不同蓋求志是進德修業事必隱居以求之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苟有易世成名之心則志爲之奪矣達道是濟人利物事必行義以達之道之將行必自重而不自失者固義也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者亦義也苟不能進以禮退以義又或憤時絕俗而羣鳥獸則道又爲之失矣即夫子一身雖汲汲於濟時然而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雖栖栖以終老然而所在求君志不舍命也葢進退之義固當如此故必行義而後可以達道它日又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葢極至之論也

尹元孚曰知至而后意誠故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注補出眞知二字使知之不眞則見之不塙而欲好惡之誠難矣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孫夏峰引或曰此春秋所爲榮義不榮勢也嘗謂天下之亂災凶盜賊爲小而賢不肖混淆爲大使人知千駟不足榮餓夫有足取則必競善懲惡而天下治矣惟此義不明臣弑君子弑父無所不至孔子此語所以遏求利者之心而伸好修之氣也而世猶有秉義若屣趨富如飴者亦惑矣

黃薇香曰夷齊之餓守義而不食周祿也韓子曰武

王聖人也夷齊非聖人而敢自是信道篤而自知明也其逃墨胎之封也權衡於父子軍國之閒而軍國爲輕其諫伐紂也權衡於君臣世事之閒而君臣爲重若曰商之民猶受虐於商夷齊以爲事之無如何也博施濟衆聖人所病以所病者付之無如何之數亦全其君臣之義而已此夷齊之心也王介甫謂伯夷與太公就養同有夷紂之心此誣說也近俞長城言首陽之下避商非避周避紂非避武亦說之不可據者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

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孫夏峰曰它人以爲道有異聖人原無所容其異也它人見爲子可私聖人原無所容其私也詩禮之訓伯魚與諸弟子詎不聞此外求異私心也遂以爲遠其子亦私心也陳亢到底未得分曉

張楊園曰伯魚之對子禽辭氣溫恭其得於詩禮者深矣記曰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玩其氣象蓋誠有之

王伯厚曰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

聖人

張孝先曰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張子厚教人以禮爲先禮者立身之幹也

邦君之妻君偁之曰夫人夫人自偁曰小童邦人偁之曰君夫人偁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偁之亦曰君夫人

蔡覺軒曰當夫子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非一日矣以至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諸侯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嘗言之記者附見於衛靈公之篇末豈因南子而發歟觀此則知君臣夫婦之經不可以不正君臣夫婦之倫正則名實稱矣

王船山曰先王制名以定分著在禮經天下遵之舊
矣或有亢而上自尊者或有陵夷而降其偁者故會
論節取而志之天子有后其下有邦君之妻不可亢
也卿大夫有內子其上有邦君之妻不可夷也后之
下爲三夫人邦君之妻視天子之貳妾故與同名曰
夫人君偁之因其秩而目言之以奉王章以立矦度
也夫人自偁曰小童偁於君偁於賓客謙也猶孤寡
不穀之辭也邦人偁之曰君夫人系之君以體之敵
仍其秩不待尊而自尊也使者以帛璧言鄰國而其
辭曰寡小君猶君之偁而加之小以明甹二尊齊之
君以明有同貳也異邦之使來致言於夫人亦曰君
夫人與其國之夫人均則偁亦均所重在主人甹異

乎其臣也凡夫人之偁盡於此先王之義協而情順其孰得而亂之

論語季氏第十六畢

論語經正錄

湠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亾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朱子論語或問觀夫子所以告微生畝與夫辨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荅如響而略無自明之意則亦見陽貨之暴而不足告而姑孫辭以荅之

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心中之實然者則是初亦未嘗詘也
吳可堂曰小人行事君子豈得效之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不可往拜則墮小人之計故權衡如此
輔漢卿曰聖人之事雖縱横曲折千條萬緒然無非義理之當然不自往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不終絕者仁也隨問而荅對而不辯者智也四者一出於誠信也祇此一事而五性具焉夫然後見聖人之全德
胡雲峰曰此一事目而見聖人之一言一動無非時中之妙陽貨欲見孔子而遽見之非中也旣有饋而

不往拜之非中也不時其亾則中小人之計非中也不幸遇諸塗而又避之則絕小人之甚非中也理之直者其辭易至於不遜非中也辭之遜而或有所詘非中也聖人不徇物而亦不苟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愈雖容不迫而愈剛直不詘此其所以爲時中之妙也

許魯齋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刼聖人聖人應之極閒暇宅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彭魯岡曰聖人以誠待人何孔子於陽貨必瞯亾而往拜之曰率性應物者誠也明知其爲小人而曲意

以君子待之甘墮術中謂卒仁智之性乎不誠甚矣

郝楚望曰謂孔子曰下又有三曰字皆是貨自爲問荅以斷其事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語漢高祖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封賢者墓表賢者閭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語直至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始爲漢王語即此文法故後以孔子曰別之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朱子語類僩錄性相近是統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

朱子論語或問問所謂氣稟之性者何也曰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爲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者也若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而言則固指其氣質而言之矣

饒雙峰曰此章程子專以爲氣質之性朱子以爲兼氣質而言兼字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不同

處不可指爲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爲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爲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主氣質而言也

問如何見得性相近曰如惻隱羞惡人皆有之然有惻隱多於羞惡者亦有羞惡多於惻隱者雖不盡同亦不甚相遠故曰相近

魏莊渠校曰攷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爲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

者但取生字爲義葢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爾性從生故借生字爲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者是也此於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爲所梗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正與伊尹習與性成家語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其義皆同皆假借字也但取天生之義者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矣而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孟子道性善矣而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可見二性字元不同夫敎而誠反而聖皆不能捨事乎習習之功至與性之者一夫子言此非正爲言性而發敎人知所修爲而發也故明乎六書會意假借之異可以捨疑於孔孟言性異同之際

矣

呂涇野曰夫子此語與子思天命之謂性一般夫子說性元是善者本相近但後加習染便遠矣子思說性元是從命上來者須臾離之便不是但子思恐人不識性之來歷故原之於初夫子因人墮於習染故究之於後語意有正反之不同耳

孫夏峰曰此因人以善惡相遠者歸咎於性故爲性分解猶云咎不在性而在習欲人慎習之意所以特從習中拈出近字遠字生來到底人心畢有不喜善惡惡者亂臣賊子清夜何嘗不媿悔卽此便是相近

魏庸齋曰先儒謂此性爲指氣質之性而言愚謂天

命之性本一也安得又有氣質之性但氣質所以承受此性者也性所以主宰氣質者也性離氣質安頓何處此性一落氣質之內豈悪稍偏然究其㝡初之理原自相近猶孟子所云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夫以今人行道之人乞人悪不皆然相近了了矣祇要愼所習耳故下節緊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上智下愚有幾人哉其餘皆可移也

雷翠庭鋐曰孔子性相近之言實萬世言性之宗旨孟子性善之言正相近之實際相近者善之相近也以萬物爲一體者堯舜之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

而怵惕惻隱可謂不與堯舜之仁相近乎故曰性善也擴而充之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必待擴充之力者氣質有不同也孟子言性善與孔子無二旨也

潘彥輔曰性相近卽是性善特理墮於氣質而善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雖有此不同而同於善故曰相近孔子孟子之言性豈有異哉

方植之曰孔子所謂相近是言氣質之性說相近須是有兩般天之所命祇是一般朱子解此直是精微譬如金重於羽一鈞金之偶少則不勝一輿羽之重而金之性重羽之性輕不改也推之焦土使枯激水在山鬱火使滅而流溼就燥發生之性不改也夫性善亦若是而已矣孟子所例蓋如此若夫中人可上

可下此則視其所稟所習之分數稟氣有偏先天也習則後起也苟未至於甚則皆可移孔子此說較孟子爲周徧而要非謂性之本體有不善與孟子之言有殊孟子特舉其最初者以立教亦非於孔子之言有背但未及詳說耳孔子曰有教無類中庸修道之謂教所以教者教此氣稟之偏不至於下愚與移於習者耳使其性非本善亦何可教孟子所謂性善亦謂人皆可與爲善而慎毋棄而不教及自暴自棄焉耳而豈謂滿街皆是性善之聖人不待教乎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朱子論語或問問上知下愚之品不同如此則可謂相近邪曰其品固相絕矣然其稟生之初則亦未嘗

不相近也但就其相近之中又自有遠近之殊而此爲甚遠爾曰其不移也則終不以習而有所變邪曰其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習於惡而日流乎污下者固皆亦有之但善者不習於惡而失其善惡者不習於善而失其惡耳曰然則終不可移也邪曰以聖人之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攷之則曰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人責其不可移也而徐究其本焉則以其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

朱子語類木之錄問集注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

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自有不移之人如堯舜之不可爲桀紂桀紂之不可使爲堯舜夫子說者祇如此伊川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爲同

汪雙池曰此獨以氣質言也上知者明通之至則義理昭著習自不得而染之下愚者蔽塞之至則性中繼善之本然亦無處得發見故自閉敔不來顧自暴者雖言非禮義亦知此爲禮此爲義自棄者雖不能居仁由義亦知仁義是好事此便是其性中善處雖下愚不移究無害於孟子之言性善也但虎狼父子蠭蟻君臣禽獸中且有此理著見處而人至下愚則其蔽塞之至已與禽獸不遠此譬如耳目聰明本人

之常然亦有生而聾瞽者乃天地之姦氣非生人之常理也夫子此章雖言不移而意實在能移意謂除此上知下愚或者移之不動然天下何能多得上知亦豈盡出下愚是天下之人究皆相近而習皆能移益見習之不可不慎而斷不可諉之成性矣非言性亦有惡者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黄勉齋曰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教以弦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人習於和

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

熊勿軒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爲重一以道化爲先皆見其知本

汪雙池曰道無不包禮樂亦無所不在道爲事物體統如在人之子臣弟友在身之貌言視聽是其大綱處而禮樂則緯貫於倫事之中至細至微以經綸天下之大經而維持涵養之以底於肫肫之地者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盡乎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是故

三代教人祇有禮樂政刑不過為禮樂之輔耳是則禮樂之外別無道學禮樂之外亦別無以學道也禮盡道之細固矣若樂則似有避處如何曰禮與樂祇一串事兹不能離凡自外以飭其身者皆是禮自內以達於情者皆是樂故古人歌詠弦誦無故不撤律呂琴瑟是樂之用處而子臣弟友間之慎忱懇摯貌言視聽之和順從容尤為樂之精神試看周禮教國子之所謂樂德樂語虞書教胄子之所謂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其意思為何如禮樂不止弦歌而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襍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不弦歌則無以習禮樂之事而何以通其道是弦歌自是教禮樂

之實落處邑人弦歌則凡六禮七教節文度數自邇
不皆所服習可知此所以聞之而喜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
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
者吾其為東周乎
朱子語類必大錄 問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
從之亦不過勸其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如何能
興周道曰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
公山弗擾既為季氏臣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
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此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
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曰聖人做時須驚天動
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爾

許白雲曰孔子必不助畔人弗擾是畔人來召孔子
弗擾之意欲遷善亦未可知或能化之為善亦有可
往之理聖人道大德宏雖入亂邦必不為惡人所染
見南子陽貨欲往弗擾佛肸之召此皆是待惡人處
亂世之道子路不能曉故曉之然當弗擾之召畔必
有可以轉旋之機故夫子欲往而欲興周道於東方
曹月川曰陽虎與不狃欲去三桓一也虎欲見孔子
不見不狃召欲往其用心必有異乎蓋弗擾名為畔
臣勢不得來見故欲見而召不害為嚮慕之誠虎不
來見又瞰亡歸之豚其意譎矣且二人皆欲去三桓
者不狃意張公室特不知非家臣宜舉耳虎本不在
公室特欲假公室制大夫為利而已觀異日吳欲伐

魯不狃止之虎乃勸齊三加於魯則可見夫子不見欲往殆謂是歟

焦廣期曰觀左氏所記不狃在吳告叔孫輒吳王語及率師故道險事則其心之所存與陽虎大異亦可見矣召而欲往不亦宜乎若謂聖人志存東周偶有感觸不問何人便慨然褰裳者殆失之矣

又曰齊一變可至魯魯一變可至道此賢人所知亦今之學者所共信也至因公山以興東周之治則自子貢以下如子路輩蓋有不能知不能信者矣而況於今之學者乎故曰聖不可知之謂神性命事功一也

姚惜抱曰大臣受君命以有其臣臣之受命於大夫

者受命於國君者也不幸而大夫背君則奚從曰諫主以正之以從君可也不聽則舍而去之以潔身可也助主而畔君則爲亂賊當誅然則助其君而畔其主可乎曰苟爲其人奚爲而不可湯武奉天而誅其王家臣而有如湯武則亦將奉君而誅主是二者非常之事也然而聖賢行之亦以爲常道然何也其心與天一也從天而誅於道奚歉若公山弗擾之畔畔季氏也佛肸之畔畔趙氏也季氏趙氏魯晉之逆臣也使孔子爲之輔弱君絀彊主信大義於天下王者之治可復見東周可爲也彼弗擾佛肸非其人也雖非其人苟一惟孔子是從則亦可用以行吾道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豈虛語哉苟不一惟孔子是從其閒

少有爲利之志則小人之爲亂者而已是其是非閒不容髮非子路道所能至亦非其智所能知也夫子之言蓋引而不盡云

黄薇香曰弗擾召孔子者時孔子未仕故得相召依左傳事當在定公八年史記以爲在九年或失之也據注言陽虎執桓子事在定公五年若左傳定公十二年載弗擾襲魯事在孔子仕魯之日非此初畔而召之時崔東壁合兩事爲一遂疑聖經之僞下經言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決非仕魯時之言崔氏胡不重復經文哉

又曰公山弗擾再止陽虎之逐仲梁懷後庳叔孫輒之勸吳伐魯事見左傳則非決不能改過之人注引

程子說是也且弗擾之畔季氏以張公室爲名其召夫子也必以爲三桓歸政己亦歸邑以此來召其辭爲順當時陽虎佗亂三桓之子孫微弗擾之畔亦在虎奔失援之時夫子望其各有悔過之機而欲往往而謀果行一歸政一歸邑公大都耦國之彊挽政逮大夫之失綱紀已肅盛治可次第舉矣夫子仕魯以墮都出甲爲先亦此道耳惜乎此事在三桓固不易行而弗擾亦究未能行故卒不往也於此不往而後禍未絕迨其仕魯墮都出甲爲之極難矣左傳錄墮都之事不得以成卒未墮疑都之不必墮也此經記墮都之兆不得以卒不赴召疑欲往之誣其事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

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朱子語類時舉錄問恭寬信惠固是求仁之方言敏者竟是人之爲事能勤敏便此心不至閒斷故敏亦爲求仁之一曰不敢於事則有怠忽之意怠忽則心不存而閒斷多便是不仁也

黃勉齋曰行五者則心存理得何也曰心主乎五者則無非僻之襍而心之德常存以五者施之事則無悖謬之失而事之理常得

輔漢卿曰是心一有閒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虧闕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必自一家一國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然後其心公平其理周徧而仁

之體用備矣

孫夏峰曰天下原與我不隔己私隔之也能行五者於天下祇是著力做功夫克去己私而已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使是天下歸仁

孫夏峰引或曰能行五者於天下人各得其心盛德大業悉備於此故曰仁恭則不侮等句非效也言必至此而後毫虧欠皆能行盡頭處古之聖賢所講求者皆帝王將相之具其見於六經與平居師弟子之間多類此

鹿伯順曰仁者元氣通天下為一體也而天下之所以與我隔者非天下隔我我自隔天下也恭寬信敏惠天下有一處不應若呼吸者哉詳數不侮得衆人

任有功足使非止談效也見提掇天下血脈處不外吾心也正與於天下字相關

彭麐岡曰孔子荅子張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非言君相之事與曰九經所言何一非君相事身有顯晦盡性之學豈顯晦五者一也天下之人心一也布衣君相有何分別雖感應之遠近視地與位之崇卑而要之可近卽可遠感而不應者行未實也

又曰恭寬信敏惠人心之全德也爲仁者不徒能知能言而能一一實踐之是謂全德

王船山曰五常百行何一而不以恭寬信敏惠行之五常百行道也恭寬信敏惠行道凝道之德也於理言之則善有萬於心言之則五者盡之矣故知夫子

之以此五者荅子張理已極功已全要無遺也看聖人言語須看得合一處透如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則等無不以此五者行之全體大用互相成而無礙

焦廣期曰眞能恭則必不侮未到不侮祇是恭有未至敎其專求諸己非以效歆之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金仁山曰以末二句語意推之則夫子從佛肸之召而其操縱久速之機則在我蓋春秋之初諸侯專恣習以爲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爲常故當時

以二子欲張公室爲大畢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
矦大夫聖人在下非有所假則何自而爲之哉此公
山佛肸之畔大夫夫子所以不絕之也其可與有爲
則聖人自是爲之必自有道使其不可與有爲則聖
人行止久速其權在我彼何足以浼之又豈足以拘
之哉凡此皆聖人可爲之微機在不言之表者
黃徵香曰史記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
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翟晴江據此以佛肸爲范
中行家邑宰舊說以佛肸爲趙氏宰不如翟說之塙
左傳哀公五年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是
趙氏討中牟之助范氏也淮南子道應訓趙簡子未
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是中牟非

趙氏邑終不服趙氏畔晉入齊也翟氏謂佛肸於晉為畔於范中行猶為義且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為諸侯之禍起聖人神能知幾故欲往以救之式三謂弗擾畔季氏佛肸畔趙氏皆以張公室為名夫子之往皆欲平其亂而安公室耳攷之左傳趙氏與范氏中行氏為難宋齊魯衞鄭皆助范中行周亦直范氏佛肸距趙而助范中行以中牟求援於鄰國此翟氏所謂佛肸於范中行猶為義也

又曰能繫不食匏瓜拘於用夫子則通於用行止操縱之有道者也上言不磷不緇言不善之不浼己此言己之善適用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黃勉齋曰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哉六者德之大目目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閒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

蔡覺軒曰此皆不明理而惑於所似故也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徹矣

孫夏峰曰未學以明六言未嘗實有諸己故不曰德

而曰言也好學者祇於人倫物理之閒討求天理之
眞境界一學旣透六蔽自除夫子自許好學者以此
每以之勉及門士亦如此
尹元孚曰好亦非浮慕其名但徑好之則所行未免
有任心之失盲好學亦非徑博乃研窮其當然之理
亦非各因所好始各有所學祇是一學理到極明處
凡美德之在我者隨其所好自甦不出之恰好恰好
自甦蔽矣
王已山曰六言或棍於氣稟或隨人意見任氣則性
偏好學所以變化氣質而不失之固遂見則心昧好
學所以充拓聞見而不拘於墟何謂好學祇是格物
窮理

黃薇香曰仁知信直勇剛皆性之美者而非學不足以全其用董子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故率性者必順導其善而以學擴充之節制之也因此知召誥言節性非徒言嗜慾之節嗜慾以節爲主善以擴充爲主而亦有以節之也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其知此者也後儒以明心見性爲宗旨而惡學以擴充之節制之則六蔽因之以起賢智之過道所以不明不行焉爾

王船山曰雙峰剛體勇用之說殊不分曉凡言體用初非二致有是體則必有是用有是用必固有是體是言體而用固在言用而體固存矣勇而惡勇之體則勇爲浮氣而不成其勇剛而惡用則中懷內慾而

亦何以知其爲剛故剛亦有剛之用勇自有勇之體
亦與仁知信直之各爲體用者等蓋剛者自守則厲
體不爲物屈用之謂也勇者果決敢爲體遇事不忪
用之謂也故體雖不剛要不害其爲勇如劉琨祖逖
一流人自守不峻而勇於爲義是不剛而勇也用雖
不勇要不害其爲剛如汲黯包拯一流人固甚喜於
任事之意而終不爲物下是不勇而剛也好剛而不
好學所謂剛愎自用也狂者妄自尊大輕世陵物之
謂好勇而不好學祇是勇於有爲便不復顧名節故
其蔽亂此剛勇之別體用各異不可紊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
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何義門曰次節立志三節修己四節應事接物五節不惟知常而能處變六節詩本性情敎歸敦厚又就修己應事之重者言之

焦廣期曰門弟子豈有不肄業三百者而夫子云然正以詩自可興其讀之而不能興或稍有感發悪淳然惡可已之勢則學之之心未誠而功力不加也故夫子敎之餘放此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朱子語類廣錄問解正牆面而立曰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人若不知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也如何是一物無所見

曰己一身一家已自理會不得又況其遠者乎問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否曰然

徐誊齋問曰孔子以不爲周南召南爲面牆蓋不務本原而欲施之家國天下自是通透推行不去

孫夏峰曰爲字是於實境上體認實理以己之神想見文王之神於修齊之間

用誥謹案朱子論癸巳論語說曰敬夫云爲者躬行其實也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自爲祇是誦讀講貫朱子以文義解之如此夏峰此說乃兼躬行之戢

黃薇香曰正値也當也面嚮也當牆而嚮之立不得其門不闚其室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趙格菴曰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馮厚齋曰復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辭蓋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玉帛有差等所以明其序鐘鼓有聲音所以發其和是時禮樂廢壞皆僭竊其文而不知其本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則悖序矣征伐相尋國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夫子之言亦必有為而發也

鹿伯順曰人即執定玉帛鐘鼓是禮樂然當實意不襯之時即循習其迹而昧自索然不待賢者始覺也可見禮樂之真途人亦具特自為末流所蔽不能透

現目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胡雲峰曰易泰卦以內健外順爲君子之道否卦以內柔外剛爲小人之道此則厲者外爲剛之容荏者內蘊柔之惡也

沈闇齋曰色厲內荏惡居敬之功也敬以直內則常存其天德之剛有息則餒人欲餒之也色厲內荏所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黃勉齋曰德者務合乎理者也鄉原求媚於世則不必皆合乎理而委曲遷就似乎理而實非理使人之爲善者莫知乎理之正是天下之正德反爲鄉原所

害也如廉潔理之正也鄉原不欲為廉潔以異俗故亦同乎流俗而外為說以自蓋使人視之似廉潔然實非廉潔而反以害廉潔之正也故貪夫不足以害夫廉似廉非廉者乃所以害夫廉也此夫子所以深惡之也

黃薇香曰古今士術未有為君子而能同乎小人者也鄉原能伸其是非之不忤於世者而恍然於忤世之是非隨眾依違揣棱而持兩端鄉之人以其合君子而賢之則其合小人者或諒之或惡之矣已甚立志復使鄉人迷於正道故賊德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黃勉齋曰觀此則輕浮淺露者眞不足以為學也

錢白石曰道聽者泛聽於人塗說者泛說於人皆非事實也德之所以聚者以其心存而身體之也若道聽而塗說徑以資口耳於德何有焉故曰德之棄也

孫夏峰曰中無所得彊以聒人彼豈不儼然自負為德不知正德之棄也德之棄較德之賊雖減等然口耳之學自誤誤人所關亦非細故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李岱雲曰開章揭出不可與便教事君者當早具知人之識以嚴辨之慎其援引之階以痛絕之至不被其籠絡招致倘是後一層雖我不為其所援引而彼之無所不至已無可柰何矣非聖人意也

李二曲曰苟圖富貴便是鄙夫此非生來如此學術使然也當爲學之始所學者正誼明道之術及登仕版自靖其爾位以道事君若爲學之始所學者梯榮取貴之術及登仕版止知耽榮固寵患得患失不依阿卽逢迎情所必至無足怪者故術不可不愼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陳定宇曰古之疾已是氣質之偏今並與古之疾而無之蓋已流於私欲之僞去古益遠而復乎善益難矣夫子所以傷之歟

胡雲峰曰氣稟之性適乎中則無疾凡過與不及者

皆疾也狂者知之過矜者行之過愚者不能知而徑
行不及者也故古者皆以爲疾
黃薇香曰狂而肆者行不掩言志大言大也蕩則所
言者荒渺不可尋究於道已謬也矜意有所挾持也
矜而廉愚而直俱謂之疾朱子謂肆廉直兼美惡也
忿戾者妬人異己不顧是非而以剛愎持之也
潘彥輔曰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是詐卽愚也爲機變
之巧者亟所用恥焉又自以詐爲智也孟子曰是非
之心智之端也荀子曰是是非非謂之智非是是非
謂之愚以是非二字衡之而詐之愚佞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

邦家者

黃勉齋曰是非善惡最相反也聖人不之惡者以人心自有正理而正不正之相反易辨也惟夫似是而實非似善而實惡則人心疑惑而足以亂正此孔子所以惡鄉原而又及乎此也

輔漢卿曰氣數難得相値時節難得常好故邪正相雜之際而正常屈於邪疑似之間每惡其襍亂而致詳焉此亦贊天地之一端也

薛敬軒曰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千萬世國家亂亡皆由於此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朱子語類燾錄問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祇
是不消得說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何須要說
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亦盡做處
亦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

饒雙峰曰子欲無言聖人是要人就其躬行處體認
莫祇於其言語上求蓋就躬行處體認便件件作實
事看若祇就言語上求祇將作空言看無益於得也
此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彼說行處無非至理
別無談晦之道理此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言語
上求

蔡覺軒曰集注以此章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蓋四
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

子之無隱也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爲之實俛焉孳孳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要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

薛敬軒曰聖人方靜之時百體收斂一心湛然而萬理咸具及其動也隨感而應動容周旋中禮耳目有聰明之理手足有恭重之理以至人倫之間各有仁義禮智信之理夫豈待言而後著哉

夏用九曰子曰予欲無言又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在聖門唯顏子之如愚近之學者不言而躬行極其功希聖希天不越乎此天無言而四時行

百物生此天之盛德也天也聖人也一也學者則隨事精察而力行之

王船山曰夫子驀地說予欲無言意義自是廣遠深至先儒於此祇向子貢轉語中求意旨不在夫子發言之本旨上理會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此是子貢從無言中抽出小子之待述一種致其疑問而夫子所荅則又於成己成物一本原處見得歸爲小子述計亦不在言也若子貢未問一再則夫子初不從教人起義向後再言天何言哉非複辭也再云天何言哉言天之所以爲天者不言也後云天何言哉言其生百物行四時者亦不在言也蓋自言曰言語人曰語言非語也抑非必喋喋多出於口而後爲

言也有所論辨而著之篇編者皆是也聖人見道之大非可以言說爲功而抑見道之切誠有其德斯誠有其道知而言之以著其道不如默成者之厚其德以敦化也故嘗曰訥曰恥曰怍曰訒至此而更云欲言則終日乾乾以體天之健而流行於品物各正其性命者不以言聞之而有所息不以言顯之而替所藏也　曰天何言哉則體天德者不嘗以言矣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則雖如子貢之爲小子慮者亦即以成己者成之而不在言矣此非老氏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之說也非釋氏言語道斷心行路絕之說也聖人所以自强不息顯諸仁藏諸用洗心而退藏於密者也聖人之德自順矣從欲不踰矣盈

荈而皆道則終日而皆德敦化者敦厚以化成也川流者不舍晝夜也夫何言哉密與萬物爲裁成輔相而顯與建道建德爲誠明也以此成己而致中和以位天地育萬物以此成物而篤恭以天下平矣小子而欲學焉相與終日於博文約禮之中亦下學而上達矣是夫子非虛欲之也欲無言則終無言也時而行也則周流以行道於七十二君之國時而藏也則祖二帝述三王刪詩書定禮樂因魯史以成春秋而百王之大法以昭蓋未嘗叚其心之所得者見之言也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而天下萬世無不被其時行物生之功矣此聖人所以成己而成物者夫何言哉

用語謹案朱子早年之說亦不以予欲無言專爲門人而發延平荅問云問予欲無言明道龜山皆云此語爲門人而發某恐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流出非爲門人發也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後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趣顏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也先生曰此一段說得甚佳但云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流出恐不消如此說祇玩夫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數語便見氣味深長則予欲無

言可知旨歸矣朱子記延平之說如此船山

此論可謂得聖人予欲無言之旨歸

焦廣期曰以孔子視堯舜聖已覺言說之多故曰予欲無言又曰默而識之實理惟心得者爲有益也

又曰是不待言非不可言亦非不能言理無不可言者聖人亦無不能言者但此理必須言而顯則此發見昭著者又是何物得無習而不察邪予欲無言是要人不徒求之言非以爲有言反成障礙不若默默相對不立語言文字目擊而道已存也

潘彥輔曰予欲無言章欲人重行耳無行不與即此章之義亦須於行字著眼講者謂妙道精義無俟於言此居然開拈花微笑之風矣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輔漢卿曰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儻非有故未有卻之者然其所以得辠之故不可知矣辭之以疾者護不嘗見也歌瑟使聞者仁不容絕也夫子於此仁義並行而不悖然其變人之心則終甚已也

王宇泰曰孺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想亦在弟子之列故可以不屑之教教之若以施之敵友尊賢則亢矣觀取瑟而歌一段氣象雖拒孺悲以示教而心平氣和不動聲色此其所以爲聖人歟

焦廣期曰辭以疾是古人之通辭不得謂之不誠以疾爲辭其人自當會意然又有眞疾者孔子於孺悲

正欲使知其非疾故取瑟而歌正見聖人之誠處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許白雲曰孝子之於親其情甚有窮已聖人恐以死傷生故立三年之中制使賢者俛而就之則不肖者亦嘗企而及宰我亦非故欲薄其親直是自以心度之謂期年其哀已盡故欲短喪此問與井有仁章同

皆是實有所疑而問

馮厚齋曰宰我之所惛者禮樂也夫子之所以責者仁也仁人心而變之理也孩提之童生而莫不知愛其親者故仁之實事親是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豈有不仁而能行禮樂者乎抑聞之聖人未嘗面折人以其過其於門人宰我樊遲之失皆於其既出而言之使之有聞焉而改其長善救失待人接物忠厚蓋如此

又曰夫子之門子夏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或和或不和彈之而或成聲或不成聲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一則曰不敢不至焉其於三年之喪如此宰我與二子相處久矣豈不習聞其槩而安

於會稻衣錦也夫爲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而夫子舉行之宰我門人高流也日聞至論而猶以期爲安況斯世乎其後滕世子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然則三年之喪獨行於孔孟之門而朝廷未嘗行也甚至以日易月亟復聽於家宰三年不言之制而三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者宰我一問之力也蔡虛齋曰孔子語一節深一節第二節見心不安故不食稻衣錦第三節見以其有三年之愛故不能安於食稻衣錦以見喪之所以必三年而不容已於期年也孔子始終祇是喚醒宰我而使自得其本心絕之雖甚責之雖嚴而此意終有不能自已者所以爲

聖人也孟子所謂亦敬之孝弟而已者亦此意

孫夏峰曰三年之喪念父母罔極之變而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此仁人孝子之心正禮之所以不壞而樂之所以不崩宰我列言語之科乃以此爲解而曰期可已矣又於食稻衣錦而安之何至茫昧如此愚嘗想其意蓋目覩居喪者之不中禮也與其食稻衣錦於期之內竊讀禮之名而亡禮之實何如眞實行之卽期可已矣或有激於中故疑而相質未可知也夫子爲千萬世名教之主故始終以大義責之使反求而自得其本心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朱子語類賀孫錄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心體本運動不息若頃刻間無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為難矣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如今讀書心便主於讀書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

胡雲峰曰心活物也用之常活不用則死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隨所用而自合乎天理者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賢人之心常用之於天理者也此則愚不肖之心終日無所用此天理之所以不存而人心之所以死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輔漢卿曰尙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爲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爲害隨所居而爲大小

孫夏峰曰勇亦有不能伸之時而內荏於欲外靡於物也義以爲上則欲物不得而撓之矣故其勇也大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朱子論語或問稱人之惡在己則長浮淺刻薄之心於人則絕勸勉媿恥之意是以君子樂道人之善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道也居下

流而訕上使人尊君親上之誼薄悖逆作亂之釁萌
是以君子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也勇謂材力彊猛果敢則其材力未必過人而臨事
敢爲者也
朱子語類時舉錄　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悪禮果敢
是率然敢爲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之事必當於理
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
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
也
孫夏峰曰維持世教在國家則賞罰而罰佐之在人
心則好窮而惡佐之君子之惡惡心體之不明子貢
之惡惡心術之不正俱爲人心世道之防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蔡虛齋曰聖人言此以見常情非近之則遠之二者人所易犯而示人以當恩待之之道使不至不孫而怨也非特患其難養也

馮少墟曰人多加意於大人君子而忽於女子小人不知此兩人尤最難養者可見學問無微可忽

汪雙池曰此言修身齊家者不可有一事之可輕一物之可慢毋謂僕妾微賤可以惟我所使而忽以處之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而禮必本於身以惠愛之心行天擇之禮亂本弭矣所謂莊以涖之慈以畜之也君無禮讓則一國亂身無禮讓則一家亂女戎宦者之禍天下僕妾之禍一家皆恩不素孚分不素定

之故也夫子言之其爲天下後世慮者至深且遠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胡雲峰曰集注所謂及時遷善改過者年至四十時已過中不以善著固不足畏不能及時改過至以惡著則終此而已矣

論語陽貨第十七 畢